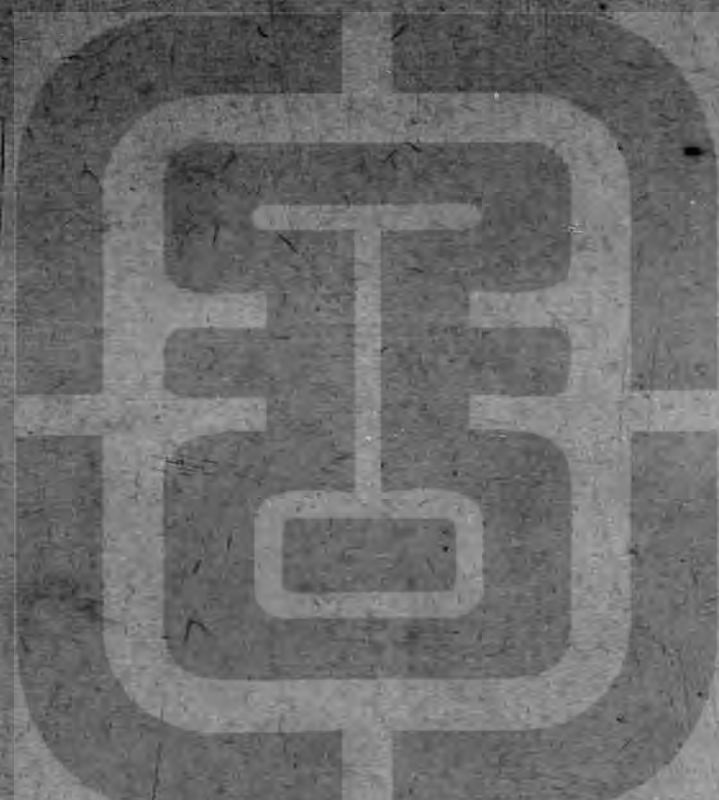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金鑑



通鑑卷六十二
起至正丁亥盡至癸巳凡七年



順皇帝二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有食之 壬子以左丞

相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罷以蓋苗為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南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

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

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貧

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

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察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叅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夏四月庚辰復以別兒怯不花爲丞相以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爲左丞相翰林學士承旨定住爲右丞帝嘗問帖木兒塔識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六月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太師馬札兒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於險遂召還甘肅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完者圖執禮哈琅爲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爲修撰李孝光爲著作郎樞不至中書左丞太平舉之故也或疑其太優左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李孝光温州樂清人少博學篤志爲文一取法古人不拘於世尚

措辭必先秦兩漢語 初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蹟遠邪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公遷於子史百家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各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

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公遷字克升熙陽人其父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往就學焉於是大肆力於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於世 十一月甲辰沿江兵起兩淮運使宋文瑑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

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
五省財賦恐非國家之有不聽 先是左丞相朶兒
只請於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國家之
禮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十二月庚午
遂拜太平爲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
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
都事歸暘曰旣設郡縣有事不救則辜來附之意救
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
左丞呂思誠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可授
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

從暘言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

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

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鏞至凡境內淫

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嘆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

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

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以韓嘉訥

爲平章政事 初伯顏權重嫉亦憐真璿論事不阿

出爲南臺御史旣而殺其子答是麻而謫之於海南

伯顏死乃召還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

風憲一時號稱得人馬札兒台暨子脫脫在外時相

欲傾之亦憐真班論奏救解不已故出爲江浙平章政事

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 詔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以學士承旨張起岩學士楊宗瑞侍講塔黃潛爲總裁官左丞相太平左丞 呂思誠共領其事 是月命湖廣行省右丞禿赤湖南宣慰都元帥完者帖木兒討莫磐洞諸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酋楊鹿五赴京師 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

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殫微心解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父汝黃岡尉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交善文清而醇其教授諸生得字木魯翀歐陽玄法以翰林編修致仕集母楊氏亦通經學故集與弟槃之學皆得之家庭又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江西左丞董士選延集家塾

大德初薦爲京學教授歷事成宗武宗以至文宗皆處國學翰林集賢奎章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常欲求一郡自效而上惟恐其去弗許也其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墾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明經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修經世大典則曰

累朝故事有未備非閱祖宗實錄不能成書而翰林臣言於帝曰祖宗實錄不可傳於外竟不得見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荏苒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以爲多事竟寢已未集以疾卒集平生詩文萬篇彙存者十二三素孝友弟樂早卒

教育其孤無異已子兄采以莞庫輸京師所虧甚多
集代爲償之早歲與弟槃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
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
邵菴故稱集爲邵菴先生弟槃字仲常以進士授永
豐丞遷相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庶能少時讀柳子
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
是著非非國語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台州
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爲亂劫
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
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

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
官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里
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深仇伯顏賊殺親王
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於朝今
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師敢於玩寇
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御史李泌
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奇氏
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
降爲妃亦不聽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並爲平章政
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

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是薄之 杭州人楊載字伸弘以大臣薦爲翰林編修遷寧國府推官至是卒載之文章一以氣爲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裁於楚漢而音節以唐人爲宗范楊虞揭俱爲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櫬虞揭之先者也

至正九年春正月乙巳廣西徭賊陷道州萬戶鄭均擊走之 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初馬札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

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叅政孔思立等皆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乙卯朶兒只依前爲國王左丞相太平爲翰林承旨太平旣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焉遂還奉元 秋八月壬辰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以李好文爲諭德歸賜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冬十月丁酉又命太子自是日爲始入端本堂肄

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寮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有關治體者集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二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太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太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初監

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哈麻及其弟雪雪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不省章三上僅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乃出海壽爲陝西副使嘉訥罷爲宣政院使尋出爲浙省平章政事至是脫忽思皇后以其言侵已泣訴於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嘉訥賊罪杖流於奴兒干以死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右丞搠思監爲平章政事王樞虎兒吐華爲右丞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至是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

臺省兩院共議之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廊廟中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遂定更鈔之議已已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京師麗正門樓上忽

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巳而不知所終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庚申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
以兵討方國珍 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
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
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巳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
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
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
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爲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歛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
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
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
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
遂出遵爲河間鹽運使夏四月壬午詔開黃河故道
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十七萬自
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陽青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閘
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
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資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

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史臣曰議者往
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
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敗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
亂詎無從而起乎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先是
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
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
燒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穎州妖人劉
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中韓咬兒復詭

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元符被廢
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
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
攻破穎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
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 方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省左丞孛羅
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閘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
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
反爲飾詞上聞朝廷弗之知秋七月復遣大司農達
識帖木爾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

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開河功成乃議塞決河 丙辰廣西大水 太陰犯右執法 八月丁丑朔中興地震 乙酉太陰犯天江車駕至自上都 蕭縣李二號芝麻李與其黨亦以燒香聚衆而反攻陷徐州蘄州羅田縣人徐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惑衆舉兵爲亂以紅巾爲號陷蘄水縣及黃州 時劉福通兵勢日盛九月壬子

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是月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

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 甲戌江西妖人鄧南作亂攻瑞州總管禹蘇福擒斬之

以朶耳直班爲中書平章政事治書侍御史烏古孫良楨爲參知政事朶耳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植仗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脫意時

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耳
直班正色立朝無附麗麗未幾出爲西臺御史大夫

辛卯壬辰太白經天 丁酉太白晝見

至正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
死之又陷荆門州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
裏諸路供給煩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
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事官
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
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之
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

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己未鄒普勝陷武昌威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

政事和尚棄城走 徐壽輝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

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九江總管

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

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

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

千貫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

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

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

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乙酉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
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
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巷戰力
不能敵乃揮劔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
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間之哭聲震天具官服
葬之黼死遂陷南康時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
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是月定遠郭子興見汝
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
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
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由是民益恟恟不安其

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

甲子徐壽輝僞將項普略

陷饒州又陷徽州信州以亦憐真班爲江西左丞領
兵捕討之初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脅
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丁卯以出

征馬少出幣帛各一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

馬 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日詔

南人有才學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並

用之 泰不華至正元年自中臺御史除紹興總管

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

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遼金三史

書成拜秘書監卿遷禮部尚書繼爲翰林侍讀學士及後以國珍爲亂海隅以秦不花爲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是月國珍懷疑復入海叛秦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黃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華語衆曰吾以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纔就招復爲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時國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秦不華率衆乘潮而前將與國

珍遇呼仲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舡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以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舟秦不華瞑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有九詔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隴西地震凡百餘日不止城郭頽圯陵谷變遷安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中牆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安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閏三月丁酉湖廣參政鐵

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又同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未幾再陷 庚子以樞密副使悟良哈台爲參知政事命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與參政朶斛討江西賊江西右丞兀魯失江浙右丞老老與星吉不顏帖木兒蠻子海牙同討饒信等處賊 湖廣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之還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耳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耳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遞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言於脫脫曰不殺朶耳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特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耳直班素感風疾竟卒於黃州 夏四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丙辰宜黃賊塗祐與邵武建寧賊應必達等次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討之千戶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辛酉以翰林

學士承旨渾都海牙爲中書平章政事 四川行省平章咬住進攻峽州大破賊兵誅賊將李大素等遂平之又復中興路 庚辰安置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從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故也 六月丙午中書省臣言大名路三州十一縣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賑之 先是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秋七月庚辰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江浙省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濟寧路總管

董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博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博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於賊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摩壯士突進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漣

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
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
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初右丞相脫脫自乞率師往徐州伐李二詔許之
命知樞密院事咬咬平章政事撈思監也可札魯忽
赤福壽並從其軍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
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
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
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
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辛卯至徐州攻其西

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
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
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
爵太師趨還朝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武威父
官廬州遂爲廬人闕少喪父授徒以養母元統初登
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爲刑
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後召入翰林爲脩撰修
宋遼金三史歷監察御史出爲湖廣省郎中莫徑反
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往沙班曰郎
中言固是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

令趨芻糧三日而集沙班遂行後闕入朝三遷出僉
浙東憲司事丁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至是
乃起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
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
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
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而引江水注之環植
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
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
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
境者卽收戮之凜凜不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

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甲寅加
淮南行樞密院事阿乞刺爲太尉 十一月癸未命
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總兵討方國珍 初星吉爲
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
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
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募
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
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
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比
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蕃

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
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
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
害之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
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
稱西吉之子也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日江淮諸
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
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
百人十二月破賊事聞遂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
達魯 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於是所在義士俱將
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時徐州旣下彭
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遂命賈魯進擊之
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兵乃解去
早住均用遂據濠州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
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魯命遂爲所制旣而早
住死均用益自專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囚
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相以宿怨每欲
中傷之賴哈麻在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
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及脫脫

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禿滿迭兒爲
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
召用至是遂拜爲平章政事悟良哈台爲右丞烏古
孫良禎爲左丞 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
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
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辛未以右丞悟良哈台
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
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

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畊及修築圍堰之人各
千人爲農師降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
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領其
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五月
辛未江西左丞亦憐真班江浙左丞老老引兵取道
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徽州由浮梁同復饒
州蘄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乙亥太陰犯歲星 泰
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
州淮南行省遣高郵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
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

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杜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乙未士誠遂據高郵稱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生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殺之時論謂大科二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六月丁酉立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立詹事院命脫脫兼詹事詔淮南省平章政事福壽討張士誠

先是遣江浙左丞點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勸珍旣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冬十月庚戌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溶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溶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溶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勿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

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磔之事聞贈洛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法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猶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淫虐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皇太子旣長深嫉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

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
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明年又
於內苑自製龍船其樣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
尺前瓦簾棚穿廊兩煖閣後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
用五采金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
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舳兩傍下各執一篙自後
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船行則龍首尾爪
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爲木櫃陰藏
諸壺運水上下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
刻籌時至輒浮而上左右列金甲二神一懸鼓一懸

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郭子興患趙均用之
專乃領所部萬人據滁州稱王

賜所籍萬
順皇帝三
六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元紀十一 起至正甲午盡至正辛丑九年

順皇帝三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
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
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
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作用物
官自給之母擾于民 時江淞兵起京師食不足命
吏部侍郎貢師泰詣淞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 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縉字晉

卿婺州義烏人以進士累官至江淞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復追還京脩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遊田里間凡七年卒縉天資介特蒞官清白月俸弗給鬻產以佐其費在朝廷特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至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朔張仕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

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命刑部尚書阿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之 辛未脫脫引大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初脫脫之再相也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右丞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啣之至是冬十二月嗾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其第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汚清臺綱紀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

著章三上詔今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丁酉詔
削奪脫脫官爵安置淮安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
置寧夏以河南平章政事忒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
相中書平章政事月闕察兒加大尉集賢大學士雪
雪知樞密院代領其兵詔至軍中參議龔伯璩謂脫
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
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
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
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
委以軍國重事夙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
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名甲及名馬二千分賜諸將
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闕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
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
相前乃拔刀自刎而死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宣徽使黑廝爲中書
平章政事河南左丞許有壬爲集賢大學士 大幹
耳朶儒學教授鄭恒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
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
母兄嫂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之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僞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威順王令其

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敗死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叅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命河南叅知政事洪丑驢守禦河南陝西叅知政事述律朶兒只剌漢關阿魯溫沙守禦商州宗王札牙失里守禦興元通政使朶來守禦山東 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爲丞相後稱太保 丙子以達識帖睦爾爲書 平章政事 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三月辛丑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

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藉其贖產夏四月癸酉以左丞相定住爲右丞相平章政事哈麻爲左丞相太子詹事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夫哈麻爲相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六月癸酉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害民詔削其官仍令率領火赤溫從征總兵官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爲河南行省平章是月我

大明

太祖皇帝起兵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

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遣諸王失里門
四川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
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
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女子玉帛而
無鬪志遂倡爲招降之策耳不聽 八月戊辰以平
章政事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
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
人肆通賄賂賣官粥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
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徃徃淪陷亦恬不爲意 先
是帝謂丞相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

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
必繁文卿等共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遂命右丞幹
朶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之禮以太祖配
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不設內外儀伏教坊隊子
齋戒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在大明
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
以皇太子爲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爲終獻 初
脫脫與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至
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己未哈麻矯詔遣

使賜之醵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群小急復私讐君子病焉 答失入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大康遂圍亳州福通挾其僞主韓林兒走安豐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集人夫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埜先帖木兒董其役埜先帖木兒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至正十六年春正月辛亥以搠思監爲御史大夫復

以定住爲右丞相 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初左丞相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人必議我且我亦何面目見天下士乎且上立日夕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既立則已必先誅即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之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謂我爲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其弟御史大夫雪雪計已定

有旨哈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
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待朕日久且與
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
罪不已丙辰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
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啓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
諂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以是人皆
快之 張士誠陷平江據之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
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撫持
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撫詬斥不絕及士

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
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太祖帥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
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
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不能支二月庚寅
城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而指
揮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重臣城存則生城破
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事聞贈丞相
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

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
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丁酉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
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
制諸路軍省院等官並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
逆許以便宜行事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爲海道運
糧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先是童謠云李
生黃瓜民皆無家至是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初
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
遂自保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
浙行省叅政至是月張士誠兵破杭州平章政事左
丞相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完者乃自
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
識帖睦爾乃還 九月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攻
陷潼關叅政迭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夫里同知
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家奴以兵
守之未幾寇復陷潼關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兵取
之李武崔德敗走 冬十月丁未星隕大名化爲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
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初
江東廉訪使褚不花與副使劉申捍禦淮安申守韓

信城勢相倚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申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德秀僅以身免運米盡沒於賊由是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及靴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徹室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乙丑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禽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

人北之張巡云初同簽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糧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

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先是長槍軍鎖南班等叛寇
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居宣州或勸
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恩臨死愛生非
臣子節留不去至是寇益衆城陷澤民不屈死之事
聞贈節左丞追封譙國公謚文節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李武崔德
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
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
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
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
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 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爲
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太祖遣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
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
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
以爲犒軍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 三月壬午遂拔其城 甲午毛貴陷益都益王買奴遁自是山東郡縣皆陷 乙未遂以江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兼知樞密院事率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

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論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知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鴟毒之感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敵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

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許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

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於河南北克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褻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六月丙辰監察御史脫脫穆兒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

應爲害猶甚爲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答失
八都魯阿魯二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
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帝然
之 己未以帖里穆兒老的沙並爲御史大夫 劉
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道遣關先生破頭潘等寇晉冀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趣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
振 秋七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
寧路分省右丞失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
敗走本周還守齊寧 監察御史迭里彌失劉傑言
疆域日促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

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
之策不報 八月乙丑以淮西叅知政事余闕爲左
丞江淞叅知政事楊完者爲右丞方國珍爲叅知政
事 時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
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
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
達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寇嘉興屢爲楊
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
帖睦爾以其反復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
江淞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

士誠始要王壽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爲三金達
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
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
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大尉其弟士德
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
於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大尉
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諂劾陝西行
臺御史劉希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
遇長搶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
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

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關云

陳友諒沔陽漁人子

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
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
不能平至是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
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是月白不信
大刀敖李喜喜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
木兒即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不信圍鳳翔
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鉄騎晝夜馳二百里往
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
亦鼓譟而出内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

李喜喜皆遁入蜀 翰林學士承旨文公歐陽玄以湖廣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爲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有圭齋集行于世 先是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大尉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里麻失里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答里麻失里戰沒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冬十二月庚子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勃羅帖睦爾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初隨州人明玉珍聞徐壽輝起兵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偲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州縣皆附之 趙君用及彭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乙巳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于鳳翔 先是淮南行省左丞余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陳友

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
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
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
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丙午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
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
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鎗
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
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
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

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
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
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
比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且棺葬之西門外 初
水軍都萬戶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
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
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
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

不可保矣西濟南果陷毛貴入據之守臣愛的死之
昂霄方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
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
詔遣使拜爲河南右丞甫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
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
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
衝天是日昂霄亦死搏霄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
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
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毛貴率兵自河間
趨直沽庚戌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

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
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
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拒戰於
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時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
都舊帥道童在其將章伯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
你赤疾而撓之夏四月甲申陳友諒陷龍興火你赤
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 察罕帖木
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郎中郭禕善宣慰同知拜
帖睦爾平章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討李
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入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襲

殺拜帖睦爾分總其兵 以方國珍爲江浙右丞

劉福通破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

豐迎其僞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壬寅太白犯鎮

星 乙巳關保與賊戰於高平大敗之 庚戌陳友

諒陷吉安路 六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右丞相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

平漢人乃復居中朝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太不

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

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

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勸之太不花大言曰

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

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

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

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

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

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

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

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

代之節制河北諸軍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

劉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夜見太平太平

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
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平章政事 時關先生破

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
黨庚辰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
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
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
太行屢擊却之 秋七月丁酉朔周全據懷慶路以
叛降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
來戰伯帖睦爾爲其所殺全悉驅懷慶民渡河入汴

福通遣全引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
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先是昔班帖睦爾爲趙

王位下同知怯忪口總管府事其妻刺八哈敦嘗保

育趙王及是部落城里叛欲殺王昔班帖睦爾與妻

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

衛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王得免事聞九

月辛酉朔授昔班帖睦爾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

雲中郡夫人贈觀音奴同知大同路事 時天下多

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於娛樂

不恤政務搦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

聲者聞於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睦爾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壬午詔止收其印綬以紐的該為左丞相御史王彛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癸酉關先生兵破上都

焚宮闕留七日罕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毀車駕不復時巡矣既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臨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

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
規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大明太祖遣將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徃征之由寧國歷徽道蘭溪
至婺進圍其城冬十月壬申拔之達魯花赤僧住浙
東蘆訪使楊惠死之攻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
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
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論
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
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民始獲甦正當
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
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
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也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
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是時兩河山東被兵之
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飢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
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

寇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之時
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
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其後賊又來攻遂分兵
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萬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
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
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
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
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
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
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

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其父母曰爾爲忠臣母加
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悉其母置道入關以江東
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會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
女也 詔勃羅帖睦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
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
勃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帖睦爾遣陳秉
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
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襄
陽路 辛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刺友與林智

等謀叛

大明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與其下謀曰方

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

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

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

變是月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

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

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求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

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國珍既又以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器材能所用者穀

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以却之甲子趙均

用殺毛貴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壽節朝賀詔群臣

曰朕方今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初度之日群臣

毋賀壬申皇太子復率群臣固請帝曰為朕缺於脩

省以致萬民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

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初察罕帖

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

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

續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三
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戊寅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僞主小明王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陝西御史臺中丞 中原既亂江南海運又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遣兵部尚書伯顏帖睦爾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睦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死相猜疑伯顏帖睦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大明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十一月癸卯既克慶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先是竒皇后與太

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
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
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睦爾未及奏
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
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
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月
太子以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
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初徐壽輝聞友諒破
龍興欲徙都之陳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是年
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
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
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
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壬子以危素叅知政事 丙辰

五色雲見移時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

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

卒 壬子以糊思監爲右丞相帝又厭政寬者朴不

花用事爲奸利糊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

將臣功狀皆雍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

人之罪居多 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陳友諒

率舟師犯太平挾其僞主徐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
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請壽輝前白事令
壯士持鐵櫓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
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
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
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 初山西晉冀
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勃羅帖睦爾駐大同
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勃羅帖睦爾守石嶺
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勃羅帖睦爾復
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
罕帖木兒調兵拒戰九月乙卯朔遣叅知政事也先
不花諭令脫脫睦爾奴三人講和遂各退守關南
北尋有旨以冀寧昇勃羅帖睦爾而察罕帖木兒以
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
沐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於東勝州
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初三人受詔往解二家之兵不
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
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
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攝枉道延安以

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膽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四方兵起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是年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垪世孫也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已丑察罕帖木兒駐兵霍州攻勃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勃羅帖木兒遂罷兵還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時勃羅帖木兒旣罷兵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銜之 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 五月癸丑明玉珍陷嘉定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先是陳友諒引

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大明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
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府觀其
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
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師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
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
破之癸卯取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
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請軍中請降 先是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
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月謀知山東盜自相
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
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
昌巵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
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
寧時敵兵皆聚於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
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
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
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九月戊

午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壬戌明王珍破東川郡縣李思齊謂兵擊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元紀十一 起至正壬寅盡至正丁未凡六年

順皇帝四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既和解之恐其終不和甲寅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甲寅明王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叅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明王珍弟明二初明王珍聞陳友諒弒徐

壽輝謀欲討之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
壽輝辛未遂自稱隴蜀王于成都分兵克龍州犯興
元鞏昌諸路 是月張士誠海運糧一十三萬至京
師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
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
陰謀刺殺察罕帖木兒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帖木
兒推城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戊子豐乃僞請行營
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
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
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

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
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計聞帝震悼朝
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
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
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
代總其兵復圍益都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
以爲子也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接田豐至火
星埧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擴廓帖木
兒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言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
道以入十一月乙巳拔其城執賊首陳蹂等二百餘

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勵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故事分道進取 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帝聽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竒族子三寶奴爲相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崔帖木兒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明王瑄稱皇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大夏改元天統 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遇春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使也兒吉尼爲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也兒吉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夏四月戊申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據陰通于

勃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後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貞遂降

初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載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

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皇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秋八月戊子分師爲十有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皇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是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

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瑄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既而太祖進兵圍之先是張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反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州朝廷因用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秋

九月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
迺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
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帝遣戶部侍
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
止於是歲 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死之後
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詔解之而雙隙日深至
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崩關墮靡大破之擒其將烏
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
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任臣非得太平同事
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

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
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搆思監因誣奏之十一
月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壬申御史
臺臣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脩
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
軸克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
言搆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雖已蒙錄用其子還所
籍田宅更乞憫其動還其宣命從之 時宦者朴不
花橐驪內侍太子外結搆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
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治書御史陳祖仁乃上疏

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
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
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撫軍監國問安視膳而
已予奪賞罰之權自有君父方今敏德春宮及使諫
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
將奚望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橐驪
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餘昔裕宗爲太
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
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
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
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帝又令老的沙諭首
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
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
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乎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
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
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效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
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出祖仁爲甘
肅叅知政事臺臣自御史大夫老的沙而下皆坐左
遷老的沙遂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逃于勃羅
帖木兒軍中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
大明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皇帝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
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
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
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
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
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
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

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
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

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
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
使降理遂與其大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
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
金床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
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
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
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
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
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
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
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

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
全城降服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

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
畧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

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

戎簡所言我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

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

竒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

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初搆思監狗太子

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老忽都等不軌取

其黨鍛鍊成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誣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詔令坐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帝意夏四月乙未遂命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壬寅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乙巳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乃執二人界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庚戌禿堅兵自建聽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二萬守禦京師中道以額高竹真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

之關係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
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內戍前鋒入居庸關太子
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引兵扈從太子出順
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蕪寧戊子李羅兵駐建德
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誅其非罪泣帝
亦泣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李羅又使翰林
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
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帝知其不可奪命他
學士爲之庚寅遂以李羅爲左相尋進右丞相節制
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

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自同李羅既專國遂誅御
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官不急造作沙汰僧寺禁西
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時江浙石丞答蘭帖木
兒郎中直保二人諂事張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
識帖木兒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
使人面數達識帖木兒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
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乙
卯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
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

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
與文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
與妻子訣賦詩一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楮地上曰我
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木兒聞之嘆
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
而死初普化為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擾不能
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
死較達識為差勝云

大明太祖兵取中興及歸峽衡潭等路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二月庚申乃大發諸
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丙寅
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
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
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
速南御擴廓帖木兒也速次良卿不進而謀之於衆
皆以為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
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
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于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
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

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藉食上國襄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若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若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眷眷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

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

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乙巳皇后竒氏自幽所還宮時后數納美女于孛羅在幽所百日始還 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

達兒等謀刺之乙酉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中奮出斬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比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走入兒思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丙戌遣使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 丁未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節儉不茹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竒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稀幸東內左右以爲言后無幾微

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
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
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言踰
戶闕崩年四十二後竒氏見其所衣服笑曰正官皇
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朴素如此踰月皇太子歸哭
之甚哀 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
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
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
討帝難之辛未乃詔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代皇
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

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
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
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
懷慶又移居彰德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以沙藍答里爲左丞相 初
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
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
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立一軍莫肯統屬豐隆
遂成甲午擴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
臺思齊與脫烈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擴廓遣關保

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
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
禮部侍郎蒲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
翔一年始還京師 監察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
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
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
曰重惜名爵帝嘉納之 夏主明玉珍殂自建號至
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大明太祖兵取淮安及濠泗徐宿穎安豐諸州皆下之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丙寅皇
后肅良台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丞相沙藍答里
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
行不合典故却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冬

十月甲子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顏高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狗于城下城中大震十一月甲申其左丞張天驕遂率衆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十二月僞宋主韓林兒殂于建康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

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

室典

者以宮室圖進見

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

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

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

輿馬珠玉之玩歆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

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

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

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

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祖曰汝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同會于含元殿共推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大明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

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月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兼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獨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考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策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謀畧次

之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
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
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李
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黃連寨關保虎林赤
商高竹貞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貊高等爲變關保
虎林赤夜遁李思齊歸而西 六月丙午朔日有食
之晝晦 丁丑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蠟光燄
爍人宮人震懾仆地 秋七月李思齊遣許國佐薛
穆飛會張良弼脫列伯兵屯華陰又遣鄭應祥守陝
西而自還鳳翔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

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使人諭擴廓
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
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歿累促出師
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往山東而與張
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帖木兒戕殺使臣
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八月丙午詔皇太子
總制天下軍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
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
訛言箠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
罕帖木兒伏羲興師獻功敵愾汎掃亦洛克平青齊

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
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
本至重詎可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
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
已以致盜賊愈盛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
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
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
軍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
與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
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
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
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脫列伯孔興各枝軍馬進取
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
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 初太子既受詔竟
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部將貊高關
保等皆叛之庚戌貊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
守禦官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還彰德
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爲本以盡忠爲心以愛民爲務
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與官軍鏖殺臣等乃朝廷
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

重臣以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詔以擴廓帖木兒不
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貌高討之 壬子爲皇太
子立大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員副使
同僉各一員經歷都事各三員管勾一員專掌軍機
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統兵行省行院宣慰司一
應軍情不許隔越徑行移大撫軍院 以右丞相完
者帖木兒翰林承旨答爾麻平章政事完者帖木兒
並知大撫軍院事 辛酉以完者帖木兒爲少師知
樞密院事也速爲太保右丞相帖里帖木兒爲太尉
左丞相知大撫軍院事 九月甲戌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辛巳克之
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
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
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等
還元 乙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温州慶元 冬十月
甲辰朔貌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瀋州遂攻
真定詔也速自河間以兵會貌高取真定已而不克
命也速還河間貌高還彰德 壬子詔罷擴廓帖木

兒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赦天下

大明太祖既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丞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
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
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
者徒使汝等戰戰兢兢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
虜禽獸之名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
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

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湖湘漢沔淮徐邳替入版圖奄及南方
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
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
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歸我者永
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
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時徐達
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北冬十一月壬午遂
首取忻州守臣王信遁其父宣被執 初普顏不花
爲江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
戰守之功爲多後爲中書叅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
史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陳友諒遣鄧克明
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時分鎮延平城
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
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
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辛丑我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力戰城陷而平章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
當爲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
召之再三不往旣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
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爲竟不屈而死其妻
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總
管胡濬知院張俊亦死之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言制取一時
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律至是月臺諫請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願成法俾內外遵守令左丞相李長善叅知政事
楊憲傳獻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
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
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
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幾可
以爲久遠之法又謂臺諫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
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
汝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
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者竊成

至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
免若干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旣而
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
命頒行之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太祖兵取萊州及濟南東平路 方國珍之初降也
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
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
角

太祖屢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

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温台慶元諭之曰汝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是月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建康福州興化漳泉皆爲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湖之師以取廣西

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以中書平章事不款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大明既定山東徐達與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閏七月元主集二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八月庚申

大明兵入京城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八剌而還元亡 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

封其孫買的八刺爲崇禮侯 史臣曰自古國家其
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
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乾綱之旣
弛智慮之旣荒其亡也宜哉 劉基曰冬寒之極必
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
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
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大明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禦趙
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終



書

